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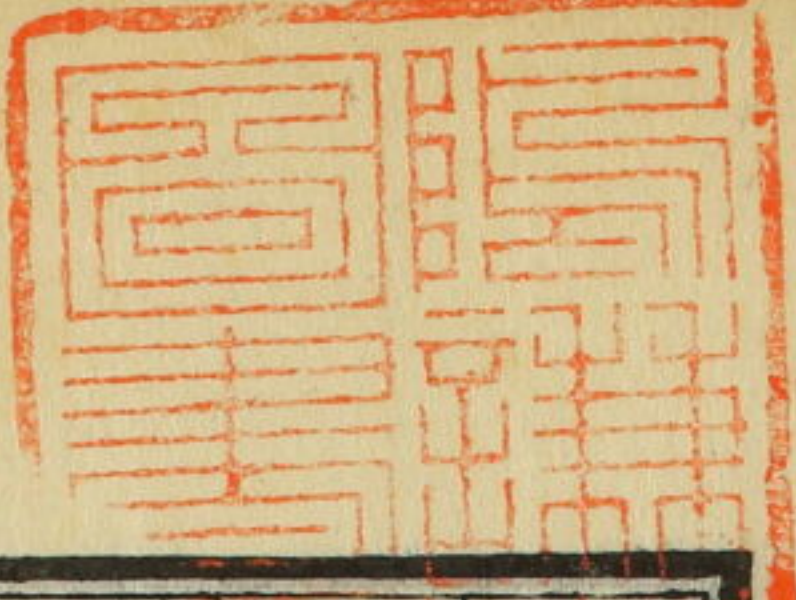


儒門宜處聚語
下

田仁路
8
2止



門 仁 3
號 8
卷 2



儒門空虛聚語卷下

洗心洞後素 輯點

先儒言太虛言虛言空不一而足皆闡發人心之底蘊天道之極至要自孔子空空顏子屢空上發明來而實踐者蓋亦多矣人能服膺之則必有益乎醫心病故復以先儒之語及此者載于下卷而張子之語則率收于陋撰劄記中焉故取其二三而餘乃略癸巳十一月自記

濂溪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

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明道程子曰心本至虛心應物無迹也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故視聽言動必復於禮制於外所以安其

中也又則誠矣二程遺書

明道程子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上全

曾惇吾先生曰問有主則虛無主則實何如曰顧所主何如耳若道心為主則渾然未幾中而已矣

曷嘗有喜怒哀樂來故虛不然則四者○來復堂皆將乘人心而出矣豈不交擾而寔耶集理學

見

伊川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

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二程遺書及論語顏淵篇註

康節邵子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物此君子所以

虛心而不動也皇極經世書

康節邵子曰易之為書將以順性命之理者循自然

也孔子絕四從心一以貫之至命者也顏子心齋

屢空好學者也子貢積多以為學億度以求道不

能剗心滅見委身於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

之理而不立私意故為盡性之書也上全

橫渠張子曰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

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張子全書

橫渠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

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

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

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

輜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上全

橫渠張子曰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上全

橫渠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上全

延平李先生諱侗字愿中朱子之師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

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感

惑斯不一矣不一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性理正宗

晦菴朱子曰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

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

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

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

亦非一日之力矣性理正宗

晦菴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云云

大學章句

後素案朱註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云未免開後世理與事岐而為二之弊也似與陽明子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无理心外無事之說不合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夫仁義者理也事也由仁義行云則莫靡行心理之事也理與事一矣此豈但舜古之聖人皆為然也至於霸者之徒則正反之矣天理格亡於私欲而外假之以行尊王極民之事於是乎明明理與事為二矣非所謂行仁義者耶不誠無物雖一匡九合之事功孔子猶小其器孟子亦

不取之皆以外理而行事故也外理而行事則霸者之偽而非王道之誠也大學摹寫王道之誠書也故學其道者非二端緒得失早辨之則不無南轅北行之誤也故且味心外无理心外無事之語而反求之則庶乎其不差矣此其刮目中之語也今錄焉

魯齋許子諱衡字仲平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是本

然之性氣是氣稟之性又曰性者即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之器分殊是

也性理正宗

雲峰胡子諱炳文字仲序元人曰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

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

怒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則
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
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

古今大全

康齋吳子

諱與弼字子傳明大儒

曰與弼氣偏於剛忿求樂庚

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
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
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為言始欲下
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為之大喜原道

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
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
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
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
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
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
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
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
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

復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

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

敬軒薛子

諱瑄字德溫明大儒

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

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讀書錄

敬軒薛子曰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上全

敬軒薛子曰自有之私皆足為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為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為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為貴所累自有其富便為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以為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真與太虛同體也上全

敬軒薛子曰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上全

敬軒薛子曰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上全

敬軒薛子曰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上全

敬軒薛子曰心虛能涵萬理上全

敬軒薛子曰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

中則實氣是也上全

敬軒薛子曰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上全

白沙陳子諱獻章字公甫明大儒曰學者不但求之吾心察於

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閱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白沙集

重出竊倣
論語巧言
令色及母
友不如己
者之例

敬齋胡子曰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
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
不虛不能涵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居業錄
敬齋胡子曰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
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
知以為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
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
若以為真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上全
敬齋胡子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

甚多此言無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淨
無為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
昏塞彼遂以為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
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為真無思矣此言無適
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
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為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
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上全
東岩夏先生諱尚朴字敦夫明人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立人極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

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觀通書無欲則靜虛動直可見矣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明儒學案

東岩夏先生曰為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為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

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裏全上

虛齋蔡子曰虛而一盡矣蔡虛齋全集

虛齋蔡子曰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為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騖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全上

虛齋蔡子曰：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上全

陽明王子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儒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

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思。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中。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障礙。全集語錄

陽明王子答南元善書曰：夫惟有道之士，真下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

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益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攸戚愛憎之可取舍益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智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

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乎云云全集

陽明王子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

為體全集

後素案王子之所謂心無體者與薛文清公心中無一物之說一般以共洞見太虛之故如此說得而各實見也

陽明王子曰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

心外無事_{上全}

甘泉湛先生曰：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

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明儒學案

甘泉湛先生曰：虛實同體也，佛氏岐而二之，己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真虛也。世儒以佛氏為虛無，烏足以及此。上全

甘泉湛先生曰：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照然而靈，虛者心

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空然而塞，憤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為靈，為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為昏，為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為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

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
心所為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益亂耳况能有存

耶天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莫若主一上全

一峯羅先生諱倫字彛正明人曰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

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一

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

則我之所以為我者非人也天也羅子集

南山黃先生諱潤玉字孟清明人曰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

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

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

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學案

緒山錢先生諱德洪字洪甫王門高第復楊斛山書曰來教承舉

無善無惡與感物而動二言之疑如兄所辨更復

奚詞竊意先賢立言各有所指於人所不疑之中

發其疑端正欲使人反思而有得耳千古聖賢立

言人各不同夫豈不欲相襲成說以一人之聽聞

大抵皆因時設法自不能以盡同耳雖曰因時設

法此心之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

以苟一時之效也。以兄之高明，少離成說，精研此體於湛寂之地，必有超然獨悟，沛決江河而莫之能禦者矣。如以辭而已矣，則如所舉數條，前人論說既詳，信而無疑矣。又何必為是殊方之論，以起紛紛之辨邪？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為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

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乎聲也。曰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為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

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為之則邪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己邪目患不能明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聽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其感也無常形其應也無定迹來無所迎去無所將不識不知一順帝則者虛靈之極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於乍見

之後已滲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滲入之私豈非蔽於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邪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程子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夫所謂廓然者不蔽其虛靈之謂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測隱以保四海自狹提以達天下

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於外，而本來真體
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一人一以至己百，人十以
至己千，亦不過反其初為己矣。真體之上，固未嘗
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
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俵俵為求，
索於外，假借影響測億之似，自信以為吾心之真
得，是矇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憶天下之
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
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

鑑之照物，而天下莫逃；以妍媸者，以其至空也。衡
之稱物，而天下莫欺；以輕重者，以其至平也。衡能
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
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
善，而不可先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
風雨露雷，疇霾網緼，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為太
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

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雖謂之何思何慮亦可也此心不可先有乎一善是至善之極雖謂之無善亦可也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為先乎善者立言也特因時設法不得已之辭耳然至善本體本來如是固亦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也告

子以性為無善無不善蓋其認義為外認性為內守其空寂之虛體刻制不動以速一時之效內外兩截已失至善之體矣非先師立言之旨也感物而動之動即動於欲之動非動靜之動也動靜二字之義有對舉而言者亦有偏舉一字而二義備者周子主靜之靜是兼動靜而言也其自註曰無欲故靜夫無欲故靜是有欲即動也動則失其至靜之體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靜一言已盡天性體寂感之理感於物而動是動則失其至

靜之體涉於欲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矣謂求其性於既動之後
非性之真也故靜之一言實千古聖學之淵微然
非精凝湛寂自得於神領獨悟之中者未易以言
說窮也洪之得於所聞者若是然先師去我久矣
亦不知昔日所聞者果若是否邪姑據此心以求
正耳幸賜裁教不吝徃復至愛至荷王門
宗旨
龍溪王先生與吳中淮書曰區區暮年來勘得生死
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

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切身外
功名得喪何足以動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
做個活潑無依間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
師所傳究竟一昧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不無豪
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
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
似知吾文愛我信我當不以為謬悠也上全
龍溪王先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天德也
天地靈氣結而為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即所謂乾

也。天德之運，晝夜周天，終古不息。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不害不悖，以其健也。聖德之運，通乎晝夜，終身不息。堯舜兢業，文王緝熙，孔子不厭不倦，同乎天也。賢人以下，不能以無欲，非強以矯之，則不能勝。故曰：自勝者強。所欲不必沉溺，意有所向，便是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人，以天定君子之強，以法天也。孔門好學，莫如顏子。竭才於博約之訓，欲罷不能，不遷不貳。三月不違，顏子之勇，所謂健也。周子深於易者也，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以立。

人極，無欲故靜。一者，無欲也。蓋幾之矣。嘗考天文，天行有常度，而無停機。天非有體也，因星之附麗，以為體。天如倚蓋，南北二極相貫，北高南下，窺之以管，極中一星，旋轉尤密，不出管中者，曰紐星。所舍天之樞也。天體不動，非不動也。旋轉不離於垣，猶樞之闔闢，不離於臼，未嘗有所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無有遠近高深，受命如響。此造化之樞紐，千聖相傳之秘藏也。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感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

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子之默以至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思為固昧夫所謂虛寂之體二氏之學外倫物之感應溺於清虛寂滅又豈足以立天下之有而成天下之務此聖學所以不明而造化或幾乎息矣。龍溪文集龍溪王先生曰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如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

于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體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耳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為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為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嫻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

思無為，非是不思不為，念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也，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

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
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
益紛紛射覆耳、上全

中離薛先生曰、後儒謂釋空老無為異、非也、二姓之
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為非、以
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
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元渺、不外彝倫日用、即
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
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

明也

明儒
學案

中離薛先生曰、或疑陽明先生之學涉虛、問曰、涉虛
何謂也、對曰、子以虛為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為非
乎、夫以虛為非、則在天為太虛、在人為虛明、又曰、
程子之說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
之至也、今子以虛為禪、而必以勿虛為學、則糟粕
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
勿清矣、藩籬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
然、則儒釋奚辨、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

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上全

中離薛先生曰：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曰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

皆從此出。為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為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上全

中離薛先生曰：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

至麤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為子知孝，為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上全

明水陳先生

講九川字惟濬王門高第

曰誠意之學，却在意上用

不得工夫，直頂良知全體洞徹，普照旁燭，無纖毫翳障，即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是知幾其神，乃所謂誠其意也。若俟意之不善，倚一念之覺，即已非誠落第二義矣。却似正心別是上面一層工夫，故

竊謂炳於幾先，方是誠意之學。先師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物却是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然後本體廓然，與天地同體，即意無不誠矣。上全

南野歐陽先生

諱德字崇一王門高第

曰：良知本虛，致知即是

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南野

選文

雙江聶先生

諱豹字文蔚王門高第

曰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

即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為下學反正之漸故為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

不正也不善體者徃徃賺入襲取窠臼無故為伯

者立一赤幟此余之所憂也

明儒學案

雙江聶先生曰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

化皆由此出可以合明合序合吉凶故曰天弗違

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

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人力一毫不與也

全上

兩峰劉先生曰天地萬物生於虛而虛亦非出於天

地萬物之外

全上

兩峰劉先生曰意根風波一塵蔽天豪傑之士徃徃

為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澄其源上全

黎洲黃先生論劉兩峯之學曰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曰知覺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

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為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

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

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

謂知本虛虛乃生生將無同乎蓋老氏之虛墮於

斷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敲索籥之風虛與氣為

常止之體即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即是流行為物

不二者也故言虛同而為上全

三五劉先生諱陽字一舒曰惟虛故神惟敬乃虛洞

近齋朱先生諱得之字本思王門弟子曰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

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

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明儒學案

善山何先生諱廷仁字性之王門高第曰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

則凡從前著意尋求要皆敵門瓦礫耳門開則瓦

礫誠無所施雖太虛中何物不有門戶瓦礫色色

具列而不能染於太虛思而無思擬議而無擬議

道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懼格物致知雖為衆人

設法在聖人惟精亦不廢不然孔子嘗謂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而又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以上達不離下學中得之則磨礱改過正見聖人
潔淨精微上全

方山薛先生

諱應旂王門高第

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寇盜

之險譎尤不可以一定測君子之心貴乎常虛而
於用兵之際尤不可以恃一己之見故必人之心
思盡為我用則我之謀慮無敵於天下矣人之耳
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苟自用
而不用人則雖有逸群之才高世之見而千慮一
失吾未見其能濟也譬諸器為虛則注滿則覆此

自然之理無足恠者夫逸群之才高世之見且不
可恃矧可以勢位加人而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蔑
視群策謾不究心乎昔田忌以公子之貴韓信以
大將之尊勢位固莫加焉而其才與見則尤所謂
逸群而高世者也然於剛足之孫臧債軍之左車
汲汲焉師事之不遑而卒成伐魏之功肇興漢之
業者凡以其心之虛也向使其心不虛而自滿則
以如是之勢位而且有如是之才之見其視二人
不過刑餘就縛之輩耳鄙賤孰甚焉縱其有言且

不見聽矧肯極其尊禮而求之懇切問之懇懃若
是邪由是觀之惟其濟吾之事即當不問人已不
分彼此縉紳之言可采也介冑之言可采也道路
芻蕘之言可采也亡卒敗軍之言可采也故曰人
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如是而寇不滅功不
成者吾未之見也

薛方山集

柳泉劉先生曰心之為體也虛其為用也實義質禮
行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
虛也虛以通天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

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
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

念菴羅先生諱洪先字達夫王門私淑曰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

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
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
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丘所謂
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叢竅固非形質所
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
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

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
往也云云文集

念菴羅先生曰今夫大學言學之大將以別於異端
則明德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虛寂而又能貫
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靜安慮復其虛而能通
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也格物以致知知止
矣通天下與吾為一物莫非物也而身為本有身
則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而脩身為始身脩
則齊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

一萬事畢上全

念菴羅先生曰劉獅泉素持元虛即今肯向裡著己
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學案

念菴羅先生曰終日紛紛不覺勞煩緣動神而後有
勞神氣不動即動應與靜中無有異境此中虛而
無物故也上全

念菴羅先生曰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虛靜而寂焉以
出吾之是非非逐感應以求其是非非使人擾擾
外馳而無所於歸以為學也夫知其發也知而良

則其未發所謂虛靜而寂為者也。吾能虛靜而寂，雖言不及亦可也。上全

荆川唐先生

諱順之，字應德，明人。

曰：慈湖之學以無意為宗，竊

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太虛，不惟不足為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乃即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即所以為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即受病處矣。上全

西原薛先生

諱蕙，字君采，明人。

曰：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

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及世愈衰，小人自知其愚，忘意神道為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為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為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上全

我疆孟先生

諱秋，字子成，明人。

曰：心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

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為言者，是血肉之軀

非靈瑩之天君矣上全

晉莽楊先生諱東明明人曰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為

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即善也無一善而萬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為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為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為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心之體者性

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如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上全

天臺耿先生諱定向字在倫明人曰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

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為洗心也不已妙歟上全

覺山洪先生諱垣字峻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大萬事

不能礙心之虛上全

一葦唐先生曰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太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為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為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其靈未嘗滅牽擾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生有其生亦生

於真生初無相別要之萬靈一真一事靈則萬事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於一事以分合為真假以存逐為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為一隅所覆是以牽擾之生即其所在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真生古謂無思無為不識不知即真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真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世人之思患在離虛而逐

物迷中起悟則有轉向入身來上全

一莽唐先生曰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流行而為氣虛之極則不滯故靈通而為理不滯則所以為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為生立有生之機有生假終匱之化而見氣外別無情理處漢宋諸儒分理氣作二種不知性即理性亦即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裡有所存主

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為萬物之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即此而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即是若必以能言能聽能行衣冠禮樂為理即是泥於人相不曾推見至理苟泥於人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風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木之榮瘁何等聲名文物各擅通處若真論到極

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特也。上全

一、莽唐先生曰、浩浩大虛、無有際住處、中間靈通神妙、徹字徹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處引著、人氣質之凝、似有往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為氣、總是浩浩一物、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假借、界隔塵根、妄施好

惡、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上全

一、莽唐先生曰、齊治平、乃脩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則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為意、這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是正矣。上全

鶴徵唐先生字元卿、號處菴、荆川之子曰、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

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其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性。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觀製字之義、則知之矣。心中之生、則性也。蓋完完全全、是一個乾元托體於此。故此方寸之虛、實與太虛同體。故凡太虛之所包涵、吾心無不備焉。是心之靈、即性也。詩書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非偏也。舉心而性在其中、舉性而心在其中矣。蓋舍心則性無所於宅、舍性則心安得而靈。

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始兼舉而言之，實謂知得心中所藏之性而盡之，乃所以盡心也。非知性則心又何所盡耶。其不可分言，益明矣。試觀人病痰迷，心竅則神不守舍，亦一驗也。上全

敬莽許先生

諱字遠，字孟仲，明人。

曰：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

著，而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正中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

其止之

上全

遵巖王先生

諱慎中字道思明人

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而

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

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順與逆對孔子知天命能

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

言知

道林蔣先生

諱信字鄉實明人

曰六經並不曾空空說聖人

之心如何樣子都在事上見他心上面蒼然下面

塊然中間萬象森然我此身却在空處立著這空

處是甚麼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個便是

天更向何處說天知眼前這空是天便知極四方

上下往古來今渾是這一個空一個天上無中邊無

遠今亦便知眼前一寒一暑風雨露雷我此身耳

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斤精靈知覺總是這一個

空上生生變化世人隔形骸分爾汝隔藩牆分比鄰

見得時便是剖破藩籬即大家已登堯舜孔子禹

臯顏孟路上行矣何由見得收拾此心到默處即

是天聰明便照破矣故曰盡其心則知性知天學案

道林蔣先生曰有問動靜皆寂恐落空者曰似賢輩

且落空亦不妨全上

漪園焦先生曰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

情者可以契道制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

第不造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

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是之所謂仁錄日

東城林先生曰天惟其虛也故普萬物而無心為聖

人惟其虛也故周萬物而不滯為四書標摘

東城林先生曰心惟其虛也故能而敬而信以宰字

內心惟其虛也故能立德立言以教萬世心惟其

虛也故能合德於天地合明於日月合序於四時

合吉凶於鬼神心惟其虛也故能盡己之性盡人

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全上

塘南王先生諱時槐字子植明人曰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

生三字盡之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

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只此謂之

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即謂之學學案

塘南王先生曰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原無

應感與不應感之分識得此理雖瞑目獨坐亦應

感也時時應感即時時是動也常動即常靜也一切有相即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真性本無杳冥時時呈露即有相也相與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強名之曰本心上全

塘南王先生曰性不容言知者性之靈也知非識察照了分別之謂也是性之虛圓瑩徹清通淨妙不落有無能為天地萬物之根彌六合亘萬古而炳然獨存者性不可得而分合增減也而聖凡與禽獸草木異者性在明與蔽耳是故學莫大於致知

上全

塘南王先生曰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云為酬酢萬事皆太虛變化也非以內心而應外事也若誤認以內心應外事則心事相對成敵而牽引梏亡之害乘之矣上全

塘南王先生曰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為欲矣善學者深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矣上全

海門周先生諱汝登字繼元明人曰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己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為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

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為物不貳失其主矣上全
 京山郝先生曰太虛生天地天地生四時此八卦所由出也原无配畫之法邵堯夫臆作耳易正解
 京山郝先生曰一點虛靈内照自然渣滓銷鎔以是益信人性本善若非性善何以性現象欲便消令人疑性有不善蓋認情識為元神耳不是性之本體何在乎不善上全
 京山郝先生曰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別有礙則小無礙則大上全

忠憲高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曰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

處此體一顯即顯無漸次可待徹此則為明心一

點至善是真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徹

此方為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曰

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

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即

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處是處

善是善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即虛是

理虛是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即氣

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智覺緣心性非一非二

只在毫芒眇忽間故也學案

忠憲高先生曰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

空即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

虛至靈在人即為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即為性

澄之則清便為理淆之則濁便為欲理是存主於

中欲是枯亡於外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

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然之養操存是也

全上

少墟馮先生諱從吾字仲好明人曰人心至虛象理咸備去過

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智覺是告子智

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

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智覺的是天理

便是道心智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

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

端上全

少墟馮先生曰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

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異

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

容一物者而言耳上全

南臯鄒先生諱元標字再瞻明人曰問心如何為盡曰盡者水

窮山盡之謂人心原以太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

矣上全

南臯鄒先生曰天地萬物皆生於無而歸於無一切

蠢動含靈之物未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

其體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向形器上布置一時

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

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
空之體而不為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我萬化生
身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在纔說克治防簡
便云紐捏造作日用穿衣喫飯即同聖人妙用我
竊以為不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千里上全

南阜鄒先生曰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
不虛心受益却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
體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少年時在青原一友將四
書諸論互相比擬一先正答曰總只是非禮之言

上全

念臺劉先生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
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
而性道教所從出也上全

念臺劉先生曰鐘虛則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
小則小鳴以為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非也盈天
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正為虛而能應之理物物皆
然非鐘所得而私也此可以明性體矣上全

石齋黃先生

講道周字如元明人

曰約到不二約到不遷便把

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不多，只在浩博一路收拾不下。如實見貳遷，卓可藏神立命。雖百國寶書，九千絃誦，何能滓人見聞。顏子屢空，又問為邦，直要何物。夫子無知，說出夏時四車。淫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竭所在，纔有學誼，默識未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響，叠叠變化，豈可說天生神物，亦有虛間不干人事耶。易本虛寂，說出吉凶同患。孔顏禹稷本是空洞，說出飢溺由己。此是空中。

所藏竭復歸空。

榕壇問業

石齋黃先生曰：命中不著一物，本来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無億無忘。只是清虛澹薄，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邊，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虛一邊，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之慮。曰：徃月未寒，徃暑未明，推歲成，此即見天之命。

全上

約齋費先生

諱緯，禠清人。

曰：盈天地皆形色，故盈天地皆

道吾人一身皆形色故一身皆道道克周于一身
斯充周于天地人以虛空中為虛空不知虛空中
純是一點元氣相蟠結故天命之性落在氣質中
而氣質中天命依然在內是以論氣不論性無以
見生質之同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異者
貴及之使同知須崇禮須卑崇必效天卑必法地
直從知行造到易簡始完盡性工夫與天地同其
分量矣聖宗集要
約齋費先生曰周子無欲主靜程朱居敬窮理張子

以禮為教不言理而言禮者理虛而禮實也儒道
宗旨就世間網紀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為切
要即約禮復禮的傳也是居敬窮理確有憑據處
從此下手到得動容周旋中禮時便是毋不敬毋
不靜矣故濂洛關閩名雖異而實則同上全
約齋費先生曰唐一莽曰分而言之謂天與道性與
心其實只是一理蓋以人之所以為人主之以心
而本之於性性蔽則心不盡心不盡則學非其學
故心之所以為心者性也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

無臭者天也故曰太虛性之生生而不已者道也
故曰氣化非有二也故君子之學以盡心為實功
以知性為實地不知性之所從來是義外之徒也
不知性之所必至是幻妄之徒也不知性之所從
來即其所必至是支離之徒也皆不足以言心學
上全

約齋費先生曰動中驗靜極是孔子告問仁曰主敬
行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皆令就應事接物處省察磨練

惟顏子資最高學又到乃舉本原告之曰克己復
禮而其目亦只在視聽言動上並無耽玄守寂之
學學者誠由事為之著以究夫念慮之微由率履
之常以及夫毀譽得失死生之大逐一檢察而一
毫物欲不能伏藏磨練深至而一切事變不能摧
挫不求靜而自靜矣然虛之一字又最喫緊學者
用功辛苦不能擺脫反成障礙若能反轉頭來將
一切都且放下到得胸無一物如明鏡如止水更
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卻是虛上用功了

在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薛文清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太虛萬理不能礙心之虛確是成始成終之道也上全

約齋費先生曰太虛無物惟其無物故能體物不遺人受英華以生全得太虛之妙故耳目口鼻皆以虛為用况心為衆形之主萬理之府乎學者艱到虛極纔復得心之本體所以心體者不得一物不惟惡念雖為善竟見也容不得後在節義文章政事言語之徒縱一時好看胸中已被闕礙有愧太

虛之本體做得恁事况以血氣冒為節義浮辭冒為文章權術冒為政事便佞冒為言語又相倍蓰而無筭者乎虛為靜之本色非功夫渾然渣滓盡化不能有此見解也故立業建功事々要從實地著脚若小慕聲聞便成襲取講道修德念念要從虛處立基若稍計功效便落塵情上全

約齋費先生曰虛之一字不特學問履境亦宜昔龍子言己疾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我

視我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山
水之濱、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利害
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奚方能己之乎、文摯曰、吾見
子之心虛也、幾聖人已、豈淺術所能己乎、是則虛
誠靜之本色哉、上全

右卷上下所載空虛之註釋論說、於儒門實百
分之一焉耳、豈足曰聚語哉、然提其要、則亦不
出於此、而歸乎太虛之訣、只去有我之私而已、

去有我之私之功、在格致誠正修也、是故不下
格致誠正脩之實功、則決不能窺其鬢髮、而自
以為窺鬢髮者、必陷於佛之枯寂斷滅矣、是以
猶有嫌其高大之類、佛以議之者、為殊不知非
是太虛之罪、而學者之誤耳、又不知佛氏所為
道之善也者、皆本吾儒之道、而彼剽竊以為其
有也、嗚呼、儒者不有恢復之志、而只守一隅
徧小、既自古而然矣、不思之甚者也、不是予一
家之說、斯義也、嘗發端於楊龜山先生、而王龍

溪先生演其師說以闡明之而遂落成于郝京
山先生故今以三先生之說實諸大尾以代跋
覽者觀之解其惑而可

後素識

龜山先生曰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
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
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
而不深究其義為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

哉楊子全集

龍溪先生曰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
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
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沈埋既久一時難為超
脫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
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
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
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
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纔涉空寂便以為異學不肯
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

入亦可哀也。夫仙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即其宗祖。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水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艱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形名格式，執為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末，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

間之喻，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迨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及將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為己任，不能探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名義，以氣魄

勝之祇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
教之靈樞於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
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
爭也王龍溪先生全集

京山先生曰道一而已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
既啟列聖相承至夫子刪定六籍續集大成上下
數千年間宇宙名理精義豈復有闡釋未盡留之
以待二氏者乎佛氏當吾夫子沒後十有餘年其
教始入中國其言語侏儻不可通而中國學士為

其徒者私取吾聖人文字義理為之譯說如所謂
妙明寶明是吾聖人之明德也智慧是聖人之致
知也圓覺是聖人之圓神也禪定是聖人之定靜
也止觀是聖人之知止也不二是聖人之一貫也
大千是聖人之大極也慈悲是聖人之仁也空即
聖人之屢空也色即聖人之形色也觀自在是聖
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土是聖人
之安土也無煩惱是聖人之不愠也無罣礙是聖
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真如是聖人

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聖人之無知也、無法法、是聖人之無隱也、陰根塵界、是聖人之視聽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之萬物皆備也、所謂生死輪迴、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過聖人所已言、彼即立異、豈容別構、而其所謂寶明知慧、圓覺、禪定等文字、非彼異域所自有之文字也、其義理、非彼異域所自有之義理也、其精者、不出六籍之所已言、其粗鄙誕妄者、道所不載也、彼欲

竊吾道之精以飾其粗、而世之愚夫、因其粗以信其精之果為彼有也、故其勢漸與吾聖人抗、而為吾聖人之徒者、惡其抗而不欲與之爭、遂憤然一切割吾所本有者棄之、別為一種踽踽涼涼孤潔之學、求以隔彼于藩籬之外、不知適以成彼之大、而自蹙其方宇耳、故愚嘗謂儒者割吾聖道、奉彼二氏、彼如僑居寄生、吾以地主宗盟、望塵左避、却車讓路、是二氏之害道、非獨二氏之罪、儒者解四書、別為一等拘繫之譚、擇二氏所不言者然後言、

吁亦陋矣吾自奉吾聖人之訓於彼何預吾聖人之教明而彼欲不出吾宇下不可得已郝氏談經

儒門空虛聚語卷下終

